

春天的味道

□陈英兰

那些天，节气刚到立春，我已经在立春前一周就尝到了春天的味道。

荠菜是我最早尝到的春天的味道。

老伴喜欢走乡村田间、河边沟渠，立春前一周就在野外挖来了一大袋装得结结实实的荠菜。我把它倒在一只大盆里，有了足够大的空间，一棵棵、一朵朵争着舒展全身，瞬间占满所有空间。我捞起一棵，摘去黄叶，抖落泥土杂质，细细挑拣着。看似没有菜场在卖的棵大、面相好，也没有那种脆生生、鲜嫩嫩、胖嘟嘟的喜人外感。但择净放在清水里一泡，再洗净擦起来，又长大许多，变得肥大新鲜、水灵灵，叫人看上去更眼馋。

我在挑拣中发现，这些野生荠菜的植株短而粗壮，颜色有两种：一种有点暗红，一种纯绿。起先我还有点嫌弃暗红色的那种，以为已经老了，其实暗红色那种荠菜香味更足更浓，味道更地道。

有了这么多的荠菜，足够各种花色吃法。我们宁波人吃荠菜最多的是包春卷吃。先把荠菜切碎后加一些白嫩嫩的冬笋丝、褐色的香菇丝和新鲜的肉丝，下油锅略加煸炒放入少许盐即可。这时一盘清香悠悠、春光无限的馅料就出锅待包了。

春卷也叫春饼、薄饼。立春吃春饼的习俗起源于唐朝，也叫“咬春”。由于立春时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各种蔬菜发出嫩芽，人们尝鲜，古人就用面皮包着时令蔬菜，卷成卷蒸熟或者油炸，取名春饼，寓意着五谷丰登，也是春天的象征，并将它互相赠送，取迎春之意。

接着又把香菇切成米粒大小与肉末、荠菜碎一起下油锅煸炒加少许盐调味，就是一盘特有清香味的饺子和包子的馅料。

荠菜除了做春卷、饺子、包子等馅料，还可以炒年糕，和面糊搅拌一起摊软饼吃，也可以炒鸡蛋，或清炒着吃。无论哪一种吃法都让你唇齿留香，余味绵长。

其次让我尝到春天味道的是艾青。

早春，正是采艾的好时节。来到田野，眼之所及，沟渠河塘、坡边道旁，便长满了柔柔嫩嫩、新绿新绿的艾青。一丛丛一簇簇，郁郁葱葱，在春风里欢笑，寂静又热闹。我们宁波人特别喜欢用艾青做各种点心，如青麻糍、青块、青饼、青馒头。我喜欢清清幽香的艾青味，做不了那些传统的麻糍、青块，但每年总会做一些简单的艾青馒头。细细品尝，品出春天的味道，品出舌尖上的诗和远方。



请一地青苔回去

□吴秀琴

之所以用“请”，是因为万物皆有灵性。一地青苔，也有着它鲜活的生命。

即便是栖身于这深山岙里，四周被茂林修竹掩映，阳光与雨露照样透过繁枝密叶，不吝眷顾这小到不起眼的生物。天地的恩泽，从来不以“伟大”或者“渺小”而有所区分，有分别心的只有人类。

这是一小片山茶园，几行低矮的茶树被起成几垅，茶树间长满了野蒿草。不要忽视脚下的每一株小草，种子要发芽，谁也挡不住，它们会快速占领生长空间。苔藓其实是植物界里最低等的存在，在抢占地盘方面，它是不具备竞争力的。只有在靠近茶园边缘一处背阴的岸坡，半裸着的松软肥沃的土壤表层，一大片鲜嫩的苔藓随意地趴在上面，服服帖帖，铺满这片岸坡。它们几乎顺着同一个方向生长，像约好了似的——那一定是朝向阳光的方向。日出日落，晨昏交替，它们应和太阳的召唤，一边抓牢土地，一边努力向上挺拔。

没有谁能拒绝冬日里的一抹绿意，尤其在这人迹罕至的野外。面对这一片寂寞而热烈的生命，我想请它们跟我回家。

我也曾试图请一株野山兰回去，但没有成功。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和几个朋友相约去爬山。我们沿着九峰山脚下城东村后的一条古道进发，越往山林深处越辨不清进山的路。山林很茂密，几乎全是高大的枫树，落叶覆盖了本就无人行走的小径，鞋子踩在上面打滑。我们就地拣了枯树枝探路，扫开两旁的灌木丛，因为怕遇着蛇。等爬到山顶，视野一下开阔了，但我们一个个早已汗透衣衫。好在往前就是下坡路了，眼前是一座毛竹园，毛竹沿着山势长到了深山空谷的谷底。下山的路并不比上山好走多少，正在我们犹豫是继续前行还是折返时，突然竹叶沙沙作响，竹园里刮起了一阵风，凉凉的山风送来了一阵似有似无的幽香。“啊，兰花，有兰花！”同伴中有人惊喜尖叫。

真的呢，我们驻足细嗅，却又闻不到了。又起了一阵风，兰花香味又一缕缕地飘过来。分明就在眼前，鼻子底下，围着你打转转。如果能在爬山的途中偶遇一株兰花草，那该是多么美的收获。我们分头细找，那阵阵幽香时有时无，时浓时淡，时明时暗，没准那些藏在某一处山坡叶丛间的兰花，正睁大了眼睛，偷偷瞅着忙乱我们在窃笑也不一定呢。罢了罢了，这山中的“隐士”、花中的“君子”，请不动，就留你们在空谷中自在逍遥吧！

苔藓们却一点也不端着藏着掖着，没有高贵的身份与寓意，没有美妙的姿态与香气，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它们依然故我长得异常茂盛，坦坦荡荡，敞敞亮亮。

家里刚新种了一盆箭竹，连竹带盆带沙土，都是花钱从网上买的。盆景置于案头，总觉得少了一丝自然的气息。今日见到这一片青苔，才恍然大悟。此处真不能用“挖”，得用“请”。我摸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贴着地表，把一大块苔藓轻轻地连土撬起，再用双手托住，慢慢挪移到塑料袋里。乖乖，今天我要把你们请回家！

箭竹盆景铺上青苔，再用水壶往苔藓表面喷一些水，细密的水雾覆在那些苔藓的表面，凝成小水珠挂在叶尖，青翠欲滴，立马多了一些灵气。盆景活了。

总第7269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